

四庫全書

史部



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諸葛亮不為文章不喜談議本  
州辟主簿不就除著作佐郎又不拜高祖為太尉行參  
軍賞遇甚厚高祖領鎮西將軍荊州刺史以湛為功曹  
仍補治中別駕從事史復為太尉參軍世子征虜西中  
郎主簿父柳亡於江州州府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論  
稱之服終除祕書丞出為相國參軍謝晦王弘竝稱其  
有器幹高祖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豫  
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為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



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景平元年召入拜  
尚書吏部郎遷右衛將軍出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建威  
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闋為侍中  
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為使持節南蠻校  
尉領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  
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為  
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郎之舊無以至  
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志氣常慕汲黯崔瑗為人故



為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太祖聞之密遣使詰讓  
義恭并使深加諧緝義恭具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  
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頗有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  
酬順乃詔之曰事至於此甚為可嘆當今之才委授已  
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汝疏云泯然無際  
如此甚佳彼多猜不可令萬一覺也汝年已長漸更事  
物且羣情矚望不以幼昧相期何由故如十歲時動止  
諮問但當今所專必是小事耳亦恐量此輕重未必盡





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  
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至晚節驅煽義康凌  
轅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嘗謂所親曰劉班  
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省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吾亦省  
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班虎故云班也遷丹陽尹金  
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  
時上與義康形迹既乖豐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  
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









自隨為御史中丞劉損所奏太祖愛其才不罪也服闋  
為始興王濬後軍長史領南下邳太守及濬為揚州未  
親政事悉以委畢尋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畢長不滿  
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諷  
以微旨畢偽若不曉終不肯為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  
畢曰我欲歌卿可彈畢乃奉旨上歌既畢畢亦止弦初  
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為  
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所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

為廣州刺史以贓貨得罪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  
保持之故得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效欲要朝廷  
大臣未知誰可動者以畢意志不滿欲引之而熙先素  
不為畢所重無因進說畢外甥謝綜雅為畢所知熙先  
嘗經相識乃傾身事綜與之結厚熙先藉嶺南遺財家  
甚富足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綜等諸  
年少既屢得物遂日夕往來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  
畢為數畢又與戲熙先故為不敵前後輸畢物甚多畢

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熙先素有詞辯盡心事之畢  
遂相與異常申莫逆之好始以微言動畢畢不回熙先  
乃極辭譬說畢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  
而國家不與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  
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為是門戶不得邪人作犬  
豕相遇而丈人欲為之死不亦惑乎畢默然不答其意  
乃定時畢與沈演之並為上所知待每被見多同畢若  
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畢又以此為

紀彛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  
綜為義康大將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  
於彛求解晚隙復敦往好彛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  
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詆詛幸災  
便正大逆之罰況義康奸心疊跡彰著遐邇而至今無  
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重階亂骨肉之際人所難  
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上不納熙先素善天文云  
太祖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



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為之耳有法  
略道人先為義康所供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靜  
尼亦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竝與熙先  
往來使法略罷道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為臧質寧遠參  
軍熙先善於治病兼能診脉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  
臺宿衛殿省嘗有病因法靜尼就熙先乞治為合湯一  
劑耀疾即損耀自往酬謝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可  
施深相待結因告逆謀耀許為內應豫章胡遵世藩之



















掩依法窮詰其夜先呼畢及朝臣集華林東閣止於客  
省先已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竝皆款服于時上在延  
賢堂遣使問畢曰以卿擁旌有文翰故相任擢名爵期懷  
於例非少亦知卿意難厭滿正是無埋怨望驅扇朋黨  
而已云何乃有異謀畢倉卒怖懼不即首款上重遣問  
曰卿與謝綜徐湛之孔熙先謀逆竝已答款猶尚未死  
徵據見存何不依實畢對曰今宗室磐石蕃嶽張跣設  
使竊發僥倖方鎮便來討伐幾何而不誅夷且臣位任

過重一階兩級自然必至如何以滅族易此古人云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臣雖泥下朝廷許其猶有所及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上復遣問曰熙先近在華林門外寧欲面辨之乎畢辭窮乃曰熙先苟誣引臣臣當如何熙先聞畢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范畢所造及治定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上示以墨迹畢乃具陳本末曰久欲上聞逆謀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遷至今負國罪

重分甘誅戮其夜上使尚書僕射何尚之視之問曰卿事何得至此羣曰君謂是何尚之曰卿自應解羣曰外人傳庾尚書見憎計與之無惡謀逆之事聞孔熙先說此輕其小兒不以經意今忽受責方覺為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無冤弟就死之後猶望君照此心也明日仗士送羣付廷尉入獄問徐丹陽所在然後知為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欵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





及熙先異處乃稱疾求移考堂欲近綜等見聽與綜等  
果得隔壁遙問綜曰始被收時疑誰所告綜云不知畢  
曰乃是徐童童徐湛之小名仙童也在獄為詩曰禍福  
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  
可知來緣慳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  
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席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  
此路行復卽畢本意謂入獄便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  
二旬畢更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唐事或當長繫

畢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當前共曠事時無不  
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  
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  
圖主何顏可以生存畢謂衛獄將曰惜哉獯如此人將  
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畢曰大將言是也將出市畢最  
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今日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帥  
為先在道語笑初無暫止至市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  
勢不復久畢既食又苦勸綜綜曰此異病篤何事彊飯

畢家人悉至市監刑職司問須相見不畢問綜曰家人  
以來幸得相見將不暫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存來  
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畢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  
故相瞻望亦殊勝不見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畢妻  
先下撫其子回罵畢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  
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畢乾笑云罪至而  
已畢所生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  
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擊畢頸及頰畢顏色不忤妻

云罪人阿家莫念妹及妓妾來別畢悲涕流漣綜曰舅  
殊不同夏侯色畢收淚而止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  
不出視畢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畢轉醉子藹亦  
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畢呼畢為別駕數十聲畢問曰  
汝恚我邪藹曰今日何緣復恚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  
耳畢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云  
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僕射天下決  
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畢家樂器服玩竝皆珍麗



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捺多和  
羅之屬竝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  
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  
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  
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  
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  
畢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曰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  
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已任懷猶應可尋至

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嬾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為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為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憤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胃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

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為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為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

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替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



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  
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有意  
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畢自序竝實故存之  
藹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畢少  
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終如晏言

史臣曰古之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劉湛識  
用才能實苞經國之略豈不知移弟為臣則君臣之道  
用變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乎而義康數懷奸計苟相

崇說與夫推長戟而犯魏闕亦何以異哉

宋書卷六十九

宋書卷六十九考證

范蔚宗傳在道語笑初無暫止○暫止南史作慙耻  
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推一本作雖

宋書卷六十九考證



縱橫有才辯本州命主簿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竝不就  
彭城王義康命為軍司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  
接意好甚疎劉湛淑從母兄也欲其附已而淑不以為  
意由是大相乖失以久疾免官補衡陽王義季右軍主  
簿遷太子洗馬以脚疾不拜衛軍臨川王義慶雅好文  
章請為諮議參軍頃之遷司徒左西屬出為宣城太守  
入補中書侍郎以母憂去職服闋為太子中庶子元嘉  
二十六年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伐淑侍坐從容































軍將軍湛字誤

宋書卷七十考證





















































宋書卷七十一



